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役战例选编

(一)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役战例选编

(一)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

(一)

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室编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印张：14·8开彩图33·字数：170,000

1984年10月第一版（北京）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

统一书号：5349·005 定 价：4.50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研究我军的战役战例，吸取其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我军战史和作战原则，指导当前的军事训练和备战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从我军创立到抗美援朝战争所进行的数百次战役战斗中，选编了内容比较丰富、能反映各个时期战争特点的有代表性的战例一百个，题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全书分为四册：第一册选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战例二十五个；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选编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例七十五个。本书力求文字简练，资料准确，使其具有一定的资料和学术价值。

参加编写本书的有：任鸿瑞、张守臻、刘万夫、戴青禾、李茂发、袁秋沂、李尚素、赵孝发、高经国、王厚卿、苗中琴、李德洋、霍明正等同志，最后由王厚卿、韩培基、苗中琴、葛荣轩等同志审查定稿。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资料有限，书中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室

目 录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	(1)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	(9)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	(23)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	(31)
苏家埠战役(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八日)	(41)
粉碎敌人六路围攻战役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51)
四渡赤水战役(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至五月九日)	(63)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73)
直罗镇战役(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下旬)	(79)
东征战役(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五月五日)	(87)
西征战役(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下旬)	(97)
山城堡战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下旬)	(103)
平型关战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六日)	(113)

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至四月一日）……	(121)
神头岭、响堂铺歼灭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三十一日）……	(131)
晋东南地区反敌九路围攻战役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至二十七日）……	(139)
齐会歼灭战（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149)
陆房反围攻与突围作战（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157)
陈庄歼灭战（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163)
三岔口、黄土岭战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日）……	(171)
黄桥战役（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	(179)
侏儒山战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187)
车桥战役（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至六日）……	(195)
安阳战役（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七日）……	(205)
(18) ……	(日十月四三六一至日六月三三六一)
(11) ……	(日八月五至日二十二日三半二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 对敌李团旅六八旅郭德
(15) ……	(日六月半四三六一至日一月十半三三六一)
(16) ……	(日六月五至日六月十半五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四
(17) ……	(日五月十至日三十日四半五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 西家利
(19) ……	(日六月一十至日六月十半五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直
(21) ……	(日五月五至日十二月二半六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
(22) ……	(日六月十至日六月十半六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西
(23) ……	(日六月一十至日六月十半六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山
(24) ……	(日六月十二至日三十二日半六三六一) 对敌李友杰平

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是在三年游击战争实践的基础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实行战略转变时，首次实施的大规模运动战战役。此役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五天内打两仗，歼敌一个半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第一，历史背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多次武装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坚持在农村领导游击战争的革命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和“会剿”，至一九三〇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十万人，在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县先后开辟了大

小十多块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当时拥有两个军团约四万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加之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命令红军攻打武汉、南昌、长沙等城市，更使蒋介石震惊和不安。在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的失败而告终之后，蒋介石便迅速将主要兵力转向南方，以对付日益壮大的革命势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军阀的“进剿”、“会剿”，改变为全国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并把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为“围剿”的重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斗争。

第二，敌我双方的企图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鲁涤平的第9路军，辖第18师（张辉瓒）、第50师（谭道源）、新编第5师（后改为第28师，公秉藩）、新编第13师（路孝忱）、第77师（罗霖）；朱绍良的第6路军，辖第8师（毛炳文）、第24师（许克祥）、第56师（刘和鼎）、第45师（张贞）、新编独立第14旅（周志群）；蒋光鼐的第19路军，辖第60师（蔡廷锴）、第61师（戴戟）、独立第32旅（刘夷）、第12师第34旅（马琨）；此外还有三个航空队支援作战。为了部署这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亲到南昌召开“围剿”会议，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由北向南，向我根据地中心进攻，企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歼灭。当时活动在赣西北袁水流域的我红1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辖红1军团之第3军、第4军、第12军、第20军和第22军，

红3军团之第5军、第8军和第16军，以及红军独立师等部队。面临敌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于十月下旬在新喻的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问题。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统一了作战思想。并以方面军总部的名义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十一月上旬，方面军总部决定以一部兵力（红3军）留在赣江西岸活动，主力转移到赣江以东的宜黄、崇仁、新淦、吉水、乐安、永丰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整训部队，筹措给养。同时，在根据地内继续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调整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党内、军内和社会上进行肃反，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等等，以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第三，战役经过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敌人开始“进剿”。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继而又向赣江东岸逼进，并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分别占领了南城、宜黄、乐安、永丰、吉水、吉安之线。我军按照已定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人民赤卫军迟滞消耗和迷惑敌人，引敌就范，主力则逐步向老根据地边缘地区撤退，使敌人又扑了个空。接着红军再次向根据地中部的兴国、宁都山区实行求心退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岗地区，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集结待机。这样，又使进攻到我根据地边缘地区之敌第三次扑空。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犯。在我

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的节节抗击下，敌新5师于十九日占领东固，第18师于二十日在东固与新5师(十二月二十八日后改为28师)会合，第50师于二十五日进至源头，第24师于二十六日进至洛口，第8师于二十八日进至头陂及其以西地区；第19路军行动较慢，二十日才进到泰和、万安之线；第56师也于此时进驻福建的建宁。

敌军主力深入我根据地作战，战线被迫拉长，兵力分散，在我人民游击武装的频繁袭扰下，日夜惊恐，士气沮丧，弱点暴露，造成了我军反攻的必要条件。

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我军决定实行中间突破，打敌第50师或18师，在敌“围剿”阵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军向源头开进，准备利用小布地区的有利地形，用伏击战法，打敌第50师，但该敌察觉我有准备，不脱离源头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小布设伏，又两次忍耐撤回。

十二月二十九日，敌第28师先头一个旅向约溪前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该师两个旅及师部向龙岗前进，一个旅留守东固，企图与第28师、第50师、第24师和第8师合击我军于小布、黄陂地区。但第18师和第28师之间有矛盾，彼此已失去联系，从而使张师处于孤军冒进的不利态势。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除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外，主力利用夜暗向西开进，在运动中歼灭张师主力。作战部署是：红3军担任正面攻击；红12军(缺第35师、含第64师)，沿表湖向龙岗西南方向攻击前进；红3军团和红4军从驻地沿上固向龙岗西北方向前进。总攻击时间为三十日上午十时。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等总部首长登上小别山亲临指挥。此时张辉

璜率其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岗向君埠方向进犯，进到小别山附近，遭我红3军的迎头痛击。此时，我红12军由龙岗西南实行迂回，切断了敌第18师与第28师的联系；红3军团和红4军也占领了龙岗西北有利地形，形成了对外阻敌增援，对内防敌突围的有利态势，使张辉璜的师部和两个整旅完全处在我军的包围之中。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激战至当日晚，连敌师长张辉璜在内九千人，全部被我歼灭，张辉璜也被活捉。

第18师主力被歼后，对敌震动很大，其第28师迅速逃回东固，第18师留守东固的一个旅逃回富田，第50师向东韶方向逃跑。我军得悉此情况后，遂于一月二日晚分兵三路（红12军为中路、红3军团为左路、红3军为右路、红4军为总预备队）追歼敌第50师。一月三日晨，在东韶追上敌军，当即部署红3军团由西北向东南，红4军、红12军由西向东，红3军由西南向东韶以东迂回，对敌实施猛烈的攻击。激战后，歼敌第50师一半，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它各路敌军，因害怕遭我打击也急忙东逃北撤。至此，我五天内连打两仗，歼敌一个半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我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批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了我地方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下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主要经验

一、诱敌深入，待机破敌

“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及其运用成功，开创了红军由游击战向

运动战实施战略转变的新局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诱敌深入是避免被动，争取主动，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事实上，在敌人开始进行“围剿”时，由于毛泽东亲自组织指挥红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区实行“诱敌深入”，结果使敌军三次“进剿”都扑了空，而我军却在退却之中，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特别是当我军退却到根据地的中部之后，战争形势起了重大变化，我主力已经全部集中，并得到人民的积极援助，地形条件也十分有利。相反，敌人由于深入我根据地，许多弱点更加暴露，兵力分散，士气沮丧，地形不利。从而为我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军五天内打两仗，歼敌一个半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从龙岗全胜到东韶再捷，创造了红军有史以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典范。毛泽东在谈到龙岗战斗时说过，龙岗战斗打得很理想，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不漏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在兵力的使用和战法上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一是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得手后再及其余。龙岗战斗，我军四万余人，攻击敌第18师师部及两个旅，四倍于敌，有明显的优势。龙岗战斗获胜后，得悉进攻源头之敌第50师有东逃迹象，我军即挥师向东，追歼该敌，在兵力对比上，我军仍占优势，因而又吃掉敌人半个师。二是在战斗部署上采取四面包围，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战法。龙岗战斗，我军分三路由龙岗东

面、西南面和西北面（南面是大山密林，无路可通）攻击敌人，使敌全部就歼，无一漏网。三是在运动中完成作战部署。我军从小布设伏撤回以后，得知敌第18师东进，孤军深入，于是很快定下决心，连夜西进，歼灭该师于运动中。尽管具体的作战部署，是在部队一边开进一边传达的，有的还是总部派干部到部队预定的开进路上等到部队过来时传达的情况下，我军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优良战斗作风，仍迅速地按命令完成了攻击部署，按时对敌发起了攻击，圆满实现了歼敌目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于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实行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一，敌我双方的企图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又调集十八个师另两个旅约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代总司令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积极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不敢长驱直入了，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红军于根据地内。其兵力编成和部署是：第5路军总指挥王金钰，辖第28师（公秉藩）、第43师（郭华宗）、第47师（上官云相）、第54师（郝梦龄）、第77师（罗霖），集结于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地区，拟向东固、藤田方向进攻；第6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辖第5师（胡祖

玉)、第8师(毛炳文)、第24师(许克祥)、新13师(路孝忱),集结于南丰、八都地区,并指挥第56师(刘和鼎),拟向广昌、黄陂方向进攻;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蒋未到前线,由蔡廷锴代指挥),辖第60师(蔡廷锴)、第61师(戴戟)、第12师的第34旅(马琨),集结于兴国地区,拟向龙岗头、宁都方向进攻;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辖第25师(孙连仲)、第27师(高树勋)、骑1师(关树人),集结于乐安、宜黄和崇仁地区,拟向洛口、南团方向进攻。另有第52师(韩德勤)、第49师(张贞),第62师(香翰屏)和新14旅(周志群)、独立第32旅(刘夷),分别担任守备和防堵我军的任务;此外,还有三个航空队支援作战。

这时,我红1方面军仍是第1、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面对敌人即将开始的“围剿”,我主力部队按照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从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训。在此期间,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排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位于富田方向的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为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赣闽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下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以粉碎敌之“围剿”。

依据上述方针,方面军各级组织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赤卫军和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队和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

第二，战役经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何应钦命令其四路“围剿”军按照预定的进攻路线，以宁都为目标，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但在我地方武装和部分主力的不断袭扰、阻击下，进展迟缓。至四月二十三日，各路敌军分别进至江背洞、龙岗头、富田、水南市、藤田、招携、广昌一线。

我军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力于四月二十日前，先后秘密转移到东固、龙岗、上固地区，积极准备，待机歼敌。为求得初战必胜，等待敌王金钰部脱离富田的巩固阵地，我军在东固山区冒着走漏消息和三面受敌的危险，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

五月十三日，红军总部侦悉，敌王金钰部的上官云相和公秉藩两个师，将于十五日出富田经中洞、九寸岭向东固进犯，乃立即定下围歼该敌的决心，并快速地进行兵力部署：以红3军团（含红35军）为左路，经固陂迂回富田侧后由西向东攻击；以红3军（欠7师）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迎击敌第28师；以红4军（含64师）和红12军（欠35师）为右路，分两路抢占九寸岭等处有利地形，正面迎击敌第47师；另以红12军第34师制白沙、百富之敌，以红3军第7师及红12军第35师一个团，阻击南面可能增援的敌第19路军。